

人类步伐已经跨进了数字时代。将枯燥乏味的数字开掘到了极致,并因人工智能的爆发性出现,不知将人类认知和活动疆域扩展到哪儿的时刻,不由得想起,对于数字寄予厚望,以致将它视作魔咒的,在这个地球上,莫过于中国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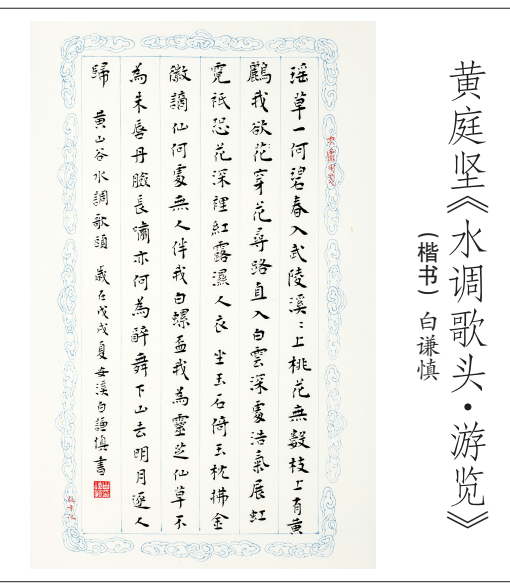
我没有考察到底始于何时,但被统治万民的王公贵族敬畏与供奉,则是例可证的。比如,象征极限和最高的单数“九”,被当成了尊贵、阳刚、长久和吉祥的代表,加上处于中央、核心、象征平衡的“五”,以“九五之尊”指称皇位,这是一进入权力中枢紫禁城就能感受到的。在这个“城”内,无处不使用“九”数来表示皇权的至高无上。据说,主宰万物的是九重天,所以也称为九重宫阙,以九龙壁装饰等等。历史悠久,

# 数字:动态世界的钥匙

俞天白

韩愈自叙上书劝迎佛骨而受贬的《左迁至蓝关》中,就把唐宪宗写成了“九重天”。最雄辩的是,为了把子民牢牢管控制在手中,用数字精心制定了一套套规矩,从宫阙一直延伸到“普天之下”。不仅将人分为三六九等,生活设施也必须与等级匹配。这种上升为“官制”的手段,在千里外的浙江东阳展示得淋漓尽致。东阳吴宁镇的卢宅,被称为“民间故宫”,也是九进,厅堂的间都按官阶规定的数字做了区分。五品以上才

可以享受五楹(即五开间)的排场;以下仅准三楹。超越规定就是“违制”,罪可处极刑。有的为了装饰门面,虚张声势,也为了升官以后不必再破费而冒险的,像讲究节约的父母给孩子制作衣裤,三岁的以



## 黄庭坚《水调歌头·游览》

(楷书) 白谦慎

五六岁的身段截制,巧立名目,在规定的楹数左右隐藏一两楹,像肃雍堂,建筑时按官阶只能有三楹,实际上左右各增筑了一楹,特以“轩”名之,以提高身份。

就这样,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,在强化统治而设立的制度约束、宗教祭拜、求卦问卜等综合影响下,成了中国文化的魔咒。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芸芸众生,却深信不疑,在生存拼搏中,被裹挟似的严格遵从,小心翼翼,并由此及彼,一路扩展,日积月累,渗入到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细微处。

或因“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”等伦常的美满,将六亲之“六”,视作“大顺”的吉数;或借助其谐音,将“七”等同于吉利之“吉”,“八”相当于发达发财之“发”,“九”则享受到了“久”的待遇;或与某些国际历史事件合流,如按“最后的晚餐”的传说,将门徒犹大的第十三序列,视作不祥的凶兆……总之,一二三四五,每个数字,不是佑护之神,就是凶神恶煞,似幻似魅,亦庄亦敬,像祈求,也像祭

奠,从严酷无情的官场、变幻莫测的商场,到民间起居饮食,互相渗透,用数字给自己构筑茧房,有的为车辆牌照之类上一个吉祥号码,不惜花费巨资;有的建筑门牌或电梯,不设十三、十四层号……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。

印象最深刻的场景,是古都西安给我的。那一年初秋,我应邀到西安给某家杂志的作者讲课。其间,主人带我到一家老字号饺子馆吃风味饺子。本是寻常宴饮,这一顿,却集饺子之大成,教我叹为观止。共26道,各

道味、形、色均不相同,有火腿饺、蘑菇饺、虾仁饺等等,形状五花八门,或如小鸡小鸭,或如荸荠姑姑,分别赋予“彩蝶飞舞”之类各种名称,每只拇指一般大。倒入火锅煮熟,主人盛入碗内,多寡不一,然后,高唱首字与碗内饺子数相应的吉言,一一奉送到客人面前:“一帆风顺”“双喜临门”“三元及第”“四世同堂”“五谷丰登”……

举桌欢腾!送上门的,何止是一个数字,几只饺子,而是未来生活的预示与期待啊!

我明白了,此风俗之所以绵延不衰,当成了一种魔咒,就因为生命是在不断预测与期待中延续并展示价值的,活力与创造力,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。行走天地之中,栉风沐雨,每一步都是预测与期待。难怪,以数字技术运作当成了规则的时代

要是以食而后快的冲动强烈的程度去判断,天下至味,应该是河豚鱼——“拼死吃河豚”的说法小时候就有耳闻,据说是“古已有之”。但是而立之前,河豚鱼于我,纯粹是一个传说,不要说吃,见也没见过。

好多年后才知河豚长什么样。汉字里“豕”即猪,含“豕”的字多与猪有关,“豚”字有个意思,就是小猪(日料里“豚骨拉面”即猪骨头汤拉面)。问题是,河豚作为一种鱼,和猪有何瓜葛?似乎怎么说都太牵强了。总不能说他鼓气时肚腹“肥胖”起来,与猪有几分形似(或者竟或“神似”)吧?

河豚体量不大,受敌时的反应是膨胀起来,皮上的刺炸起,把自己弄得像水中的刺猬,虽然它的刺短到不值一提。我见过真容——不是已成盘中餐之后,是宰杀之前鲜活时的样子:大师傅将它从水里拎出来,它立马就自我膨胀,变成一个球形,像超级大胖子的脸,五官被挤到一起,缩作一团,大面积的“留白”。侧看如球,待放到案上,圆溜溜的肚子受挤压,接触的部分变平了,俯视图好似一尾鱼趴在冰上,下面白腹腹的肚腹如同连体雕塑的基座,仿佛不属于它。看肚子,马上想到过去熟悉的“肺都气炸了”一类的描述,它的脸上却一点也不“气愤填膺”,我以为用“一脸无辜”来状写它的神情至为恰当。两相对照,用古早一点的说法,憨态可掬;时兴的说法,蠢萌蠢萌。

但吃货肯定不是因为河豚蠢萌的长相就要以命相搏,食而后快。看似人畜无害,河豚其实含剧毒,应该是其有毒物质很特别,得了个专名,叫“河豚毒素”,卵巢(鱼子)、肝脏有剧毒,其次为血液、眼睛和皮,据说仅0.5毫克的河豚毒素就能毒死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。故有“味胜山珍,毒似砒霜”的说法。因吃河豚废了,残了,死了的事情都曾发生过。——就是说,“拼死吃河豚”不是说说而已,当真会吃出人命。

去过两次扬中,十几年前的事了。其中一次是在那边有业务、对扬中极熟的朋友领去的,从镇江开车过去,开了一阵他笑说,只要看到餐馆大鸣大放将“河豚”二字招摇起来,就一定已到扬中。坐在车中,菜单是看不到的,然店家往往在墙上、窗玻璃上将“河豚”广而告之,极是抢眼。

河豚的老家在海洋,分明姓“海”,只因清明前后回游到长江中下游,被视为美味,稀里糊涂就被姓了“河”。事实上沿海好些地方都有,海边的人也食用,只

是远不如江南人那么疯狂。堪称河豚第一代言人的苏东坡,就是在江南被这美味俘虏的,有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的诗句为证。作这首诗时坡翁身在何处,所写具体是哪里景象,好事者多有争论,然总是沿江一带。河豚并不是扬中才能吃到,江阴等地都有吃河豚的传统,但扬中人坚称扬中因地形地势,是河豚最爱待的地方,也最是肥美。

这么说,江阴等地的人可能不答应,不过扬中人对河豚更“视同己出”,外地客来,主人若要有面子,请吃河豚就是题中应有。上点规模的公司,内部的食堂多聘有专擅河豚的大师傅,水准在一般餐馆之上。奔

这里来,是吃味道,不是吃排场,摆盘那些个讲究免了,但例有专门器皿盛装,且是三件套的模样:一是鱼皮,褪下来单独放,像是胶质的套筒;二是鱼的正身,没啥说的;三是鱼白,白腹腹一条,鲁菜里做成一味,号称“西施乳”的便是。各是各的口感,各有各的鲜美。好皮的,软糯厚厚一圈吃下去,满嘴的胶原蛋白,翻在里面的小刺微微扎舌带点微麻,鱼肉则细嫩不言而喻,我最好的还是鱼白,即是它的精巢,有一种说不出的青腴之感。

据说精巢与其他内脏恰是剧毒藏身的所在。因此处理河豚是一项专门的活计,大师傅术有专攻,要价也高,算账倒是极方便:工钱与鱼是同价,做一斤鱼,工钱就是一斤鱼的售价。饶是如此,也不能保证中毒之事绝不会发生。

所以吃河豚还得留后手,以防万一。发现情况不妙,就得催吐。我有位同事是扬州人,父亲行医名扬一方,常被请去吃席,他小时会被带了同去饱口福,吃河豚是盛事,去过不止一次。每去必见席下备有一物,椰子大小,上插一麦秸秆,道是“糞青”。这“糞青”扮演的是强力催吐剂的角色,服下之后能能保证中招者将腹中之物呕个一干二净。我问同事“糞青”究为何物,他表情诡谲,忍不住笑道:“就是大糞啊!”

当然,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现今河豚早已大量养殖,市面上不见野生的,而养殖的河豚一无毒性。有意思的是,价格降下来,安全有保障,说到吃河豚,大感兴趣的人似乎反倒少了。我因此怀疑过去的人提到“拼死吃河豚”时的跃跃欲试(是不是有揠拳捶袖的画面感?),其兴奋劲更在“拼死”,而不在河豚本身——当它是一场胆量、勇气的测试。



## 春日江边的Citywalk

东方静好

上海的春天亟需一场“Citywalk”来回馈自然的赠予。我喜欢沿着黄浦江边散步,杨浦滨江艺术气息浓厚:永安栈房的砖墙被注入新的灵魂,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,玻璃幕墙倒映的波光与锈蚀的钢架展开时空对话;抬头望向灰仓,那像是凝固了时光的雕塑,默默地矗立在天空之下。为了寻找江边的21处永久性公共艺术,我踏过浅井裕介与居民共绘的地面涂鸦《城市的野生》;在杨浦大桥下,遇见大岩·奥斯卡停泊的玻璃船《时间之载》,桥内盛放的白玉兰与陆家嘴楼群隔江相望;步道旁,绿荫中,我发现了帕斯卡尔·马尔蒂那·塔尤的《STREEG》,那是回收的鹅卵石缀满的钢铁树枝,庞大的工业遗产在眼前化作了一棵结满记忆的树;在绿之丘,我俯身钻进丁乙所创作的《光塔》,在安静的空间里,触摸流转的“十字”光影……

漫步途中,咖啡香气飘逸不绝,滨江沿线分布着许多咖啡馆,它们隐藏在老建筑之中,或是面向江景开阔而立。有一家零碳咖啡主题店很特别。它的外观如一个个巨大喇叭围成一圈,中庭有一棵被天然浇灌的石榴树。整座建筑在雨天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,雨水从屋顶顺着不同轨道过滤后流下来,积水池环绕整座咖啡馆。00后的店员告诉我,咖啡馆的整座建筑用电都来源于太阳能储能光伏系统。尝一口咖啡,手里握的是可降解材质的环保纸杯;环顾店内,绿植旁售卖的是低因系列咖啡和由咖啡渣提取的香薰,还陈列有许多关于人文、艺术、建筑、环保的可借阅图书。

坐在咖啡馆的原木椅上,抬头恰巧能够眺望不远处的红色烟囱,那是曾经远东第一发电厂——杨树浦发电厂。落日余晖和水岸最配。下午4点后,有许多人专门来这座咖啡馆看江边落日。当思绪飞向秦泰士河南岸——在伦敦求学的日子里,每周四我都会步行去泰特现代美术馆上课。这座美术馆过去是一座废弃的发电厂,如今化为全球顶级的艺术殿堂。我常常从北岸的伦敦国王学院出发,途经滑铁卢大桥和南岸艺术中心,在充满魅力的水岸边,街头艺人、玩滑板的少男少女、酒吧的音乐,安静的美术馆和标志性的高大烟囱,在喧闹中保持着别具一格的神秘魅力。

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,我用脚步在脑内进行着城市写生,也触摸着城市的温度与时间的长度。



## 春分里

木弟

暖阳入半帘,新燕语窗前。何处春光好?回眸浅笑间。

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今天单纯看这句老话,有点落伍了,但在我的认知里,“孩子要穿百家衣”却是一个不过时的理念,因为它不只环保,不只节俭,更是一种可持续再利用的低碳生活方式。

在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,朋友们给我送了不少小宝宝穿过的旧衣服。我怕污染,怕新衣服上会残留甲醛,所以照单全收了“百家衣”。妈妈还对我说:“要挑旧一些的衣服给宝宝穿。旧,说明这件衣服曾经被穿的频率高,那肯定是实用又舒适的。”有道理!于是,我在给宝宝按照大小和季节分类时,并没有把看上去比较旧的那几件衣服淘汰掉。婴幼儿长得特别快,女儿出生没多久,朋友们送来的衣服就穿不下了。我舍不得把一大包衣服扔

了,就继续留着,待有朋友生娃时,我再转送出去。女儿小的时候,几个同龄孩子总在一同玩耍。其中有个孩子比女儿高了一个头。外婆们都是热心肠,一次,那个外婆试探地问我:“我们有很多穿不下的衣服,有些根本没怎么穿过,我觉得你女儿能穿,你会嫌弃吗?”我的头摇摇像个拨浪鼓:“不嫌弃不嫌弃,我们跟在你们后面穿挺好的。”后来,我们搬家又成了邻居,那家的外婆看到外孙女穿不下的衣服,偶尔还会继续给我。写到这里,我也想夸女儿几句。小时候的她,穿衣从不挑剔,不管新的旧的,只要合身舒适就好。不过,小姑娘的爱美之心总是有的,她上小学后,学校没有校服,我也开

## 穿百家衣长大

丛歌

开始了买买买的阶段,随后,就是送送送。我觉得那些衣服都很好,一般都只穿了一季,家里衣服越堆越多……那天,听说有同学生娃了,还是个女孩,我赶紧问她:“要不要小孩衣服?”担心她嫌弃,我还先给她灌输了一番“绿色环保”理念,再告诉她,女儿穿下来的衣服实用又漂亮。一通游说,我给旧衣服成功找到新家。不过,那个孩子到幼儿园时,就不大愿意接着穿我女儿的衣服了。但我仍舍不得把衣服一扔了之,穿不下的,就继续装箱在家放着。女儿六岁时,弟弟出生

大潮滚滚而来,以致无人不睁大惊奇的眼睛,注视人类将出现何种巨变的时刻,欣闻“深度求索”的一群年轻人,突击似的获得突破,我耳畔,不禁回荡起20余年前带着秦腔、看似重复却多变的这类吉言:“一元复始,二度梅开,三多临门,四海畅通……”

仍然是世俗的口彩吗?不。分明是时代大潮浩瀚的涛声,在宣示:数字,既不是皇家贵胄尊贵与权势的刻度,也不是预示吉凶祸福的魔咒,而是进入万紫千红动态世界的钥匙!它因“变”而来,为

了。我曾希望老二也是个女孩,这样就可以接力穿姐姐的衣服。当产房里的医生护士都在恭喜我“添丁”时,我的脑子里却蹦出了“穿衣内部循环希望破灭”的念头。我得继续为女儿的衣服找接棒人了。这次,是在同事里觅到一个。同事说:“你家老大读书好,我们跟着后面穿,说不定还可以沾点光。”我听了,心里喜滋滋的。如今换季时,女儿会主动告诉我,哪些衣服第二年肯定穿不下了,让我洗干净后,直接送人。

虽说弟弟没法跟在姐姐后面穿衣,但他也穿着“百家衣”长大。同事的儿子比他长了几岁,我们就接过了接力棒。有一天,女儿小学同学的妈妈问我,会不会介意让弟弟穿她儿

“动”而生。谁最理解这种性格,谁就能日新月异,捷足先登。或许还会受到“十三”之类的困扰,那有什么关系呢,天地万物,都是在起、伏、顺、逆中曲折前行的,邂逅坎坷,难道不也是一种获取智慧的机遇,人生不可或缺的磨练?

耳濡目染,现在儿子也知道,穿不下的衣服不要直接扔掉,先问问有没有人需要。他的钢琴老师刚生了个小妹妹,前阵子,儿子让我打包了他小时候的玩具和绘本,送给妹妹。低碳环保、循环利用已深入我家两个孩子的心。当衣服、玩具、书籍,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更新极快的必需品循环起来后,低碳生活就不仅是理念,它是值得倡导和坚持的生活方式,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心。

## 十日谈

我几乎不点外卖,只因自家灶头饭更香。绿色生活 责编:沈琦华